

遜志齋集

冊四

香

林

香

林

香

林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感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燦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為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為之發醇地為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為

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感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巋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

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
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味爽還坐正殿
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
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炤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給翕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
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
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
敬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讎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霑澤是施大賚是庸析楊不陳罔圉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蠹撲之除以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旣飭炮燭煒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

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
星斗交羅其光粲粲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
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
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
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卽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
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

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旣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
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濡如霖雨
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尙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
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
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繇此立政繇此成天命繇此凝天下之至神
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
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
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詠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
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
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
無器有文妣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

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寶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於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綬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昇父母有齒于途或骼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耕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寶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兩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尙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

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於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繇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旣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

昇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
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
之未旦而朝旣盥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
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
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旣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
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恆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
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閭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絲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行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絲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

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于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篋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第釋于後兄耕于前旣孝旣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
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
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
絲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
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
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
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顛泚繇近而遠尙克推之政行于家
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
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

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腴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償國瘵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於中絲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韻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